尊重護理職能

Please Respect the Nursing Profession

文 | 賴惠玲

職場上，醫療照護人員和社工師都是暴露在職場暴力中的高危險群。所謂的職場暴力泛指任何發生在職場的任何人身攻擊和威脅的暴力行為。美國勞工統計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統計資料顯示，職場暴力的發生率在一般場域／私人企業是萬分之二，而在醫療照護產業的發生率高達萬分之 9.3，更甚者，護理職場的發生率則高達萬分之 25，也就是，在護理職場上，護理人員面對發生職場暴力的或然率是一般行業的 12.5 倍。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有如此高比例的護理人員曾有過職場暴力的經驗。

護理學門歷經百多年的發展，如今已形成高度專業性的工作，有著相當的不可取代性。理論上，應該要能吸引優秀人才的投入。但是，事實是，止不住的護理人才流失，常令護理主管倍感挫折。護理人力問題並非只讓產業界的主管焦灼；護理科系是護理人才培育的源頭，但是新生的報到率與學生的轉退學，也是當前護理教育界急於改善的現象；高度的就業保障性，並未能對護理學生的報到率產生保障，此偏離邏輯的現象，連國立大學護理學系也無能倖免。

因為少子化，使得各學校的招生更加陷入空前的困境，除了醫學系之外，似無一學系能倖免。大學老師也須從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轉換成「業務行銷」，到各高中招募新生。低生產率衍生出的狀況儼然成為一個棘手問題。但是，在一片無薪假的浪潮中，更多的人是找不到工作，更顯得護理界的人力荒獨樹一格，形成強烈的荒謬對比。

日前醫院接受醫策會的追蹤輔導訪查，陪伴評核之際，論及各院護理人力問題，訪查委員說：「是什麼樣的專業會一直找不到人來做？護理界自己要檢討啦。」

護理的招募和留任也因此始終都是不會過時的護理話題，相關的研究發表也不曾中斷，護理職場暴力問題就是蘊藏在其中的重要因子之一。

「霸凌」是職場暴力的一種，也常見

於校園。新生入學的第一次導生會談，問及選念護理學系的主因，有位學生眼眶立即泛紅，原因竟是因為親友和家人的無法理解，甚或以異樣眼光看待學生想要成為一位護理師的重要人生抉擇。斷斷續續地訴說著此一抉擇是如何不被家鄉的人看好。再三地安撫和輔導，暫時平復學生傷心落寞的情緒。

每月的慈懿會，來自全臺各地的懿德媽媽分別與各年級師生共聚一堂，彼此歡喜地分享著求學和讀書心得；另一位大一同學在臺上侃侃而談她的反思，說著說著，從語帶哽咽到止不住的啜泣，哭訴著為何念護理系會被瞧不起。瞬間，幾位同學蜂擁圍繞，各個不知所措。頃刻間，憶及醫院裡曾有位表現優異的護理同仁申請離職，因為身為大學副教授的父親覺得家族中的成員大家都很有成就，唯獨女兒只是做護士， 讓家裡蒙羞。記得當時這個案例一經督導提出，在護理部內會議上引起一陣嘩然。

兩岸交流日益頻繁，到東臺灣旅遊的大陸客也日益增多，交通意外事件的發生率也隨之提高。有住院病人因外傷住院，傷勢不重也好端端地可以下床自如，但卻吆喝護理人員來幫他洗腳。前述這些近日的真實案例，無一不在反映著社會大眾對護理專業的分歧的看法，且歧見是不分層級的散布在各行各業。

學生時代就被無明的少數人的偏見定義自己選擇的專業，只會徒增日後的新人折損率，甚或根本還進不了護理職場就輟學在先。在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務會議上，專任老師哈鐵木爾醫師以另一個職類的工作夥伴的角色，以一句話簡單卻強而有力的鼓勵與會的一年級學生代表：「做給他們看。」

連日陰雨不停，但就在慈濟大學運動會當日突然晴空萬里，豔陽高照。全體護理學系老師也刻意著整齊潔白的護士服進入運動大會場，彰顯 「我是護理人，我以護理為榮」；護理學系大一學生沒有辜負期待，又重燃往日的活潑朝氣，馳騁在運動場，贏得多項獎項。同時，自九月入學以來迄今的努力，更是榮獲「尊重禮儀，班級合作，展現團隊精神」的全校第一名的獎項。

有的人是發心立願要從事照護工作，雖然有更多人是父母的期待；不論原因為何，既已入學，就有機會透過護理教育形塑成為稱職的護理師。

無論霸凌或暴力，都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一個嚴重的倫理問題和社會問題。雖然護理界對此還缺乏深入的探究，但是如果外在環境持續加以各種方式的暴力，護理人力困境所衍生的全民健康問題，才真是全民共業。請多給護理人一些鼓勵，消弭暴力，創造全民都健康的雙贏局面。